

从流飘荡 任意东西

——序《诗说桐庐》

朱元思,或宋元思,他是幸运的,我们因吴均的一封信而记住了他。

一千五百年前的某个春日,安吉人吴均,畅游了富春江,被两岸景色迷住,自富阳至桐庐的一百许里水路,如刀刻般印在他脑子里,朱元思呀,那景色,我给你形容一下吧,八个字: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我坐在船上,观两岸,看眼前,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我们,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现在,我读完董利荣兄的《诗说桐庐》,也正和吴均一样,在桐庐的诗海里,顺着诗流飘荡,任文字自由往东往西。我要将满心的欢喜与您分享,虽然我不是吴均,可您就是朱元思。

1

严光隐居富春山,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富春江山水,近两千年来,一切都因他而灵动活泼起来了。桐庐,成了隐逸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也成了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朝圣地。

谢灵运,奔着他心中的偶像严光来了。谢灵运对山水的喜爱,爱在了骨子里。他甚至组织人马,从他家的别墅始宁山庄开始,一路砍山伐树到临海,为的就是要看剡溪两岸的景色。他登天姥山创制的鞋子“谢公屐”,让李白做着美梦,一路追着。自然,他是不会放过富春山水的,那里隐居过的严光,同是会稽人,他必须去。他去永嘉做太守,这富春江,也是必经之路。这一下,就写了四首诗,而且,主要是写富春江,写严子陵钓台。《富春渚》《夜发石关亭》《初往新安至桐庐口》《七里滩》,这四首诗中,后三首,全部写桐庐境内的人文风光。

打开《诗说桐庐》,现在来看他写的名篇《七里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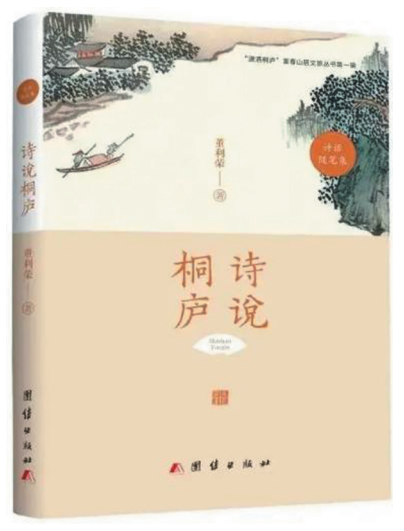
羈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遗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相属任公钩。

谓谁古今殊,异世可同调。

濑的本义是沙石上流过的急水。七里滩,又称严陵濑,子陵滩,严滩,就是严光隐居地的这一段江,现被人称为“富春江小三峡”,上至建德的梅城,下到桐庐的芦茨埠,是百里富春江最优美灵秀的江段。

谢灵运,显然是心事重重,昨晚没睡好,不过,虽是贬谪,还是要赶路去赴任的。小船逆流慢行,秋天的早晨,这富春江的景色确实怡人,看着那满山红了的枫叶,急流的江水,陡峭的江岸,还有,荒山野外,落叶纷纷,秋日里的禽鸟,叫声就开始凄凉起来了。也有好心情,傍晚边,船过江流平缓地段,清流中石头都看得很清晰,水流得也缓慢,那太阳落下去的柔光,照得满山生辉。眨眼的游子,触景伤怀,不过,我已经悟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微妙道理,我根本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我,这严子陵,那任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只要有一颗安定的内心,就可以志存高远,这个道理,古今都一样。

据董利荣兄的不完全统计,向严光表达敬意的唐代诗人就有七十多位,洪



度你星河可及

——读杨振华随笔集《天地圣手》

历史从来不平扁。如乐谱,外行看去是线与点的勾搭,懂行的人看到的是节奏、韵律和气象。《天地圣手》是以书画家为历史节点撰写的著作,对他们的生平 and 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有“全息”的打量。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以来,书画家流觞曲水,在浙江大地余韵不绝,大家代不乏人,唐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宋苏东坡,元赵孟頫、黄公望、吴镇,以及明徐渭、陈洪绶……近代,书坛盟主吴昌硕直接影响了潘天寿、沙孟海及无数浙江书法家。群星璀璨,众仙咸集。朝代更替,这些被岁月带走的人物,因振华先生详实动情的书写,又一次获得高光。笔者不谙书画,阅读此书,只觉信息量大,知识点多,亦步亦趋地读着,“读好的著作犹如探险”,大概就是这样的体验。

为投契书画的人,有心拨开云雾做一次摆渡,也许是作者积多年之功撰写此书的由衷。

因为接触过海量的文献,振华先生的底气很足。不怕分析书画家的身世渊源和创作心理,比如谈到吴镇,笔头一转说到他的先祖吴潜,古镇新市依然保留着纪念他的状元桥。吴镇祖父吴泽一代才迁居到嘉兴,海运事业让吴氏一族富甲一方。在吴镇的作品中,看不到为稻粱谋的忧虑,成就他偏水的性格。《渔夫图》中“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孤舟小,去无涯,哪个汀洲不是家”,这个不恋仕途的渔夫,如隐居在书画家体内的一股瀑布,带出他逍遥自在、四海为家的乐观情绪。作者认为吴镇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画仙”。还有“一贫如洗,但脸上照样很阳光”的黄公望,“侠客般行走在江南大地”,读万卷书,饮万斛酒,行万里路,画万千山,集“逸近”之《富春山居图》,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成。作者通过自己的考据和阅读,得出这样标签化的推断,书中比比皆是。

一篇篇文章翻阅,可发现,成就大师的,往往是生命的“侥幸”。比如王羲之“封圣”之路,“侥幸”他不懂得领兵打仗,不然就去当统帅了;“侥幸”他的耿介率真,把官位拱手让贤,得以从“曲项向天歌”中领受到书法的奥妙;也“侥幸”他是个“骨鯁”的人,仕途不顺归隐会稽山,方才悟得“一笔书”中的书法之美。

艺术作品,是书画家情感、个性、修养的现场,是心灵的寄托,也有他们灵魂深处的挣扎与叫喊。帖、诗、咏、画,宛如在现世之外,为生命开阔出一个不同凡俗的平行世界。很多大家,都是人生不得意之人,徐渭,我喜欢的陈老莲,等等。如今跳出历史看,一切历与练,悲与欣,都是最好的安排。超脱与激愤,猖狂或风流,都需要经历来成全。这里堵了门,那里开了窗,这样的“点翠”的确很残酷,但就艺术来说,仿佛都是最好的安排。

范仲淹纪念馆,也是在他的力推下建设而成。虽然范仲淹在睦州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半年,但他修严光祠,写严先生祠堂记,创办书院,关于桐庐郡的系列诗歌,到今天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桐庐山水的魂魄中,有一部分就是因宋朝“第一流人物”范仲淹的诗歌而凝聚成的。

3

富春江那一江的春水,充满着诗意的灵性,皆因严光而生动具体,自谢灵运叹吟严光后,一直到清末,七千多首诗词将这百里春江填盈得要满溢出来,富春江的每一滴水,富春江两岸的每一片绿叶,两岸峡谷上空的每一朵云彩,都有诗意在飘荡,我们真的可以如吴均一样,任意东西。

几十年来,董利荣兄从如海的诗歌中摄取精华,独特的理解,多个角度,锻造成章,风物美味,春夏秋冬,晴雨霁雪,我们一一细吟,桐庐,桐庐,桐庐,千百年来,诗文中有这么多的桐庐,实在让人惊叹不已,我们的认识于是逐渐深刻,我们的视野因此逐渐广阔,桐庐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至少,董利荣的研究,给我平时关于桐庐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比如他认为桐庐是山水诗和茶文化的发祥地,浙西唐诗之路观点的提出,都具有相当的远见,对桐庐知名度的提升、美誉度的打造,均有积极意义。

4

将七千多首诗词榨干吃净,桐庐人应该要有这样的雄心和决心,这是历代先贤和瑰丽的桐庐山水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谁继承得好,谁就是富翁。

作为先“富”起来的董利荣兄,依然有重任在肩。我还希望,在这份精神财富榜单上,如桐庐的实体产业一样,不断涌现出新的上榜富豪,与茶田野,与江同洁,与富春山水同韵,唯文化永留传。

顺诗流去飘荡,我任意往东西。是为序。

（陈春祥

风吹哪页读哪页（七）



美,其实是被暗示的,大量通过媒介暗示,或者众口一词,你会慢慢跟着走。1949年以后选的女明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明星相比,相貌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还剩下一两张脸可以联系到李秀明那个时代,比如倪萍,倪萍的样子就很正。民国时期的演员很多是在上海的广东人,像胡蝶、阮玲玉,都是生在上海,祖籍广东。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北方脸的出现使人们的审美发生了变化。“文革”结束到现在又进入另一个阶段。

——《跟陈丹青聊天》
(编著:凤凰书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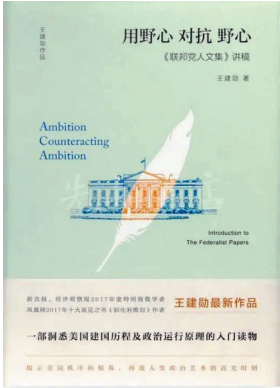
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作者:罗新)

最好的时候,可以等到九点,牛上山吃草,叮叮当当的牛铃铛叫醒我。9月之后,牛从牧场搬迁回村庄,每天早上挤完奶,再放到周围山坡上吃草。牛铃铛据说有七种尺寸,我至今不能分辨,大约只能知道是老牛或小牛。走在前面浑厚的声音是成年的牛,它们走得很有节奏,偶尔齐刷刷停下来,集体仰望雪山。丁零当哪打破节奏的是乱跑的小牛,它们春天出生不久就被带到牧场,回到村庄,对一切都新鲜好奇。

——《在雪山和雪山之间》
(作者:乔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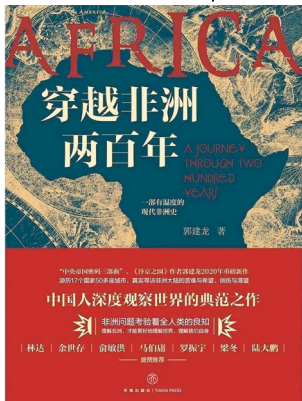
新书速递



作者:王建勋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用野心对抗野心》以通俗的语言(甚至刻意保留了一些口语化的痕迹)与平易近人的态度,结合政治与历史,兼顾过去与现在,重构联邦党人的思想脉络。其写法不止在复述,也有一定的深思与批判,其视野开阔,常常荡开一笔,进行深入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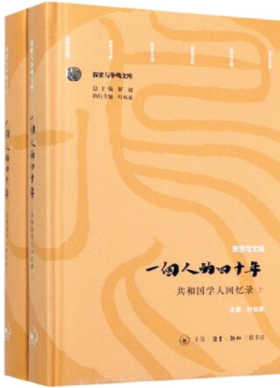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内容简介:非洲之于中国,是个切近而遥远的存在。作为一名前记者,郭建龙于2014年、2017年两度深入游历非洲,切身接触、感受、观察这片大地上的人和事、历史与现实。《穿越非洲两百年》以历史为脉络,广泛关注非洲政治、经济与文化议题,呈现出的是真实而鲜活的非洲,也是厚重而令人唏嘘的非洲。

作者:叶祝弟 主编
出版社: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一个人的四十年》是一套学人回忆性文集,其收录的文章作者,汇聚了当今中国文学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批中生代学者,他们与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共生共长。这些学者对40年间个人求学、问学、治学的生涯梳理和心路历程记录,不只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手学术史资料,同样是以知识社会学视角切入的改革开放40年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文化演进历程的生动真实记录。



（申功晶

三伏读书,如入清凉境

小说皆可。随手翻翻唐诗宋词,诸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曲径通幽处”“独坐幽篁里”“冰肌玉骨清无汗”,看着也令人耳目清凉;比如美国作家卢梭的《瓦尔登湖》,字字恬静、清凉沁脾,诵读之下,澄澈见底。诗意的境界、清新的意象、跌宕的情节,如缕缕清风,扑面吹襟,令人一下从现实中炎炎“蒸笼”里跳出来,进入文字营造的清凉世界,这就是所谓的“文章是案头之山水”罢。耳畔的蝉鸣也似渐行渐远。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当神思随文字虚步古今、游走荒荒,那分燥热即刻消逝得杳无踪迹。

做学生的,哪个不是天天数理化、日日文史外,平时课业繁忙,哪里有工夫读闲书。饶是这难熬伏天、漫漫暑假,竟成了读书充电的绝佳时机,我便是啃下了《基督山伯爵》《飘》《史记》《资治通鉴》等一部部古今名著、长篇巨牍。

自进入21世纪,似是一年更比一年热。即便呆在空调房里,亦有“身热易除,心火难消”之感。一日,读至《小窗幽记》:“盛暑持蒲,榻铺竹下,卧读《骚》《经》,树影筛风,浓

阴蔽日,丛竹蝉声,远远相续,遽然入梦。”忽而想起少年“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的读书场景。惜乎,当年的老宅早已拆迁,“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些雅趣只有在梦里才能重温了。

今年夏天,我去家乡西郊山上的寺庙探访友人。从山脚到山腰,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踏入庙门,但见绿荫萦绕、门窗微敞、泉石深旷、竹林幽茂,用“清幽绝伦”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真是红尘中一二等读书养性之地。心下欢喜得很,踌躇片刻,便抱了枕席、书籍,寄居厢房,过起了隐居读书的日子,过足了一把“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之瘾。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掩卷之时,昼听蝉鸣,夜观舞榭,大有“此地乐,不思蜀”之忘诞。寺庙离市区单位颇远,清晨、傍晚两头奔波,着实累得紧,心底偏舍弃不下这一方净土。友人深谙我心,戏言:“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听来似禅非禅,让我想到白居易的一首诗《苦热题恒寂师禅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

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唐宪宗元和十年的酷暑,白居易去寺庙拜访恒寂禅师,来到禅房,看见大师盘腿打坐,便好意提醒:此处好热,为何不换个凉快的地方?恒寂大师道:我觉得这里就很凉快。白居易幡然醒悟,烈日炎炎,哪里都有暑气,只有心如止水,方能自然凉快下来。曾国藩亦曾言:“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处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

可见,读书最要紧的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内在的心境,当读书渐入禅境,此刻的书就成了读书人心灵的道场,即便炎炎伏天,亦如临凉风,“书中自有清凉屋”“心静即身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想来惭愧得很,读了几十年书,连这点道理都没参透,却孜孜以求“清静之乡”“神仙之境”,说到底,还是我的修行功夫未到家。想通这层理,便卷起铺盖下山,三伏,回家读书去!